

# 《妙法蓮華經》與《正法華經》之語詞比較

## —以〈安樂行品〉為主

作者姓名：楊文玲

學校及系所年級：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所碩二

### 摘 要

據《開元釋教錄》<sup>1</sup>卷十一、十四記載，《法華經》<sup>2</sup>先後六譯，現存三部譯品為西晉竺法護<sup>3</sup>(西晉武帝太康七年 西元 286)之《正法華經》十卷、姚秦鳩摩羅什<sup>4</sup>(姚秦弘始八年 西元 406)之《妙法蓮華經》八卷與隋闍那崛、達摩笈多(隋仁壽元年 西元 601)之《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sup>5</sup>，本文僅以竺法護之《正法華經》與鳩摩羅什

---

<sup>1</sup>佛光大辭典第三版名相釋文：「凡二十卷。唐代智昇編於開元十八年（730）。又作開元錄、開元目錄、智昇錄。收於大正藏第五十五冊。全書分成前後兩部分，前半部稱「總括群經錄」（卷一至卷十），相當於代錄，係以時代別、譯者別，依序列舉自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至唐代開元十八年，凡六六四年間，一七六名譯經僧所譯大小乘經律論，共計二二七八部，七〇四六卷。其中有關譯經之資料蒐羅綿密，包括譯經之異名、略名、卷數、存缺、原著者名、翻譯年代、場所，及翻譯關係者，所載譯經又有譯與失譯之別、單譯與重譯之別、大經與別生經之別等。」

<sup>2</sup>釋聖嚴著〈中國佛教以《法華經》為基礎的修行方法〉《中華佛學學報第七期 1994年7月》頁2-14：「…《法華經》對於中國佛教的重要，是非常凸出的，一般人僅知天台宗根據的主要經典是《法華經》。其實中國佛教大乘諸宗的代表人物幾乎都跟《法華經》有淵源，例如三論宗的吉藏大師撰有《法華玄論》、《法華玄疏》、《法華遊意》。法相宗的玄奘在十一歲時，即誦《維摩》及《法華》二經。玄奘的弟子窺基撰有《妙法蓮華經玄疏》。律宗的道宣十六歲誦《法華經》二十天即能通徹，嗣後並為之撰《妙法蓮華經弘傳序》。華嚴宗的澄觀也曾習《法華》及《維摩》等經疏，並曾修行智顛編撰的《方等三昧》。因為《法華經》自稱是「諸經中寶」，又自說此經是「諸經中王」…所以不論站在任何角度看，此經是相當重要的。」

<sup>3</sup>梅迺文著〈竺法護的翻譯初探〉《中華佛學學報 第九期 1996.07》(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頁49~64：「竺法護是西晉的譯經家，也是第一位有記載的燉煌出家人，本是月支人，老師是外國沙門竺高座。根據現存最早的經錄出《三藏記集》，他翻譯了161部經，內容豐富，包含了幾乎所有重要的大乘經典及部份非大乘經典，如《法華》、《光讚》、《普曜》、《本生》、《密跡》、《大集》、《寶積》、《華嚴》。…在翻譯《正法華經》時，距離他翻譯《須真天子經》二十年，這時候他已會說晉言。這本經他從太康七年八月十日開始譯，到同年九月二日就翻完；而且法護還是第一個譯經者把此經全部譯出的人，這表示他沒有前人已翻譯好的譯本作對比。前後只用了二十二天把一本有十卷共十萬言，佔了《大正藏》七十二頁的經典譯完，這個記錄實在驚人。」

<sup>4</sup>《金剛新眼疏經偈合釋》卷1：「姚秦。譯經時也。後秦姚氏。建都長安。為別前秦符氏。故稱姚秦。鳩摩羅什。譯主名也。具云鳩摩羅什婆。此翻童壽。以童年有耆德故。(開元釋教錄云。一名鳩摩羅耆婆者。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羅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祖居印土。家世相國。其父以聰敏見稱。避位出家。遊學龜茲。龜茲王聞。以女逼而妻之。乃生於什。什處胎日。母增慧辯。如舍利弗處胎相類。什生。母即出家。得證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CBETA, X25, no. 487, p. 234, b15-22 // Z 1:39, p. 243, b12-c1 // R39, p. 485, b12-p. 486, a1)

<sup>5</sup>釋永本著〈《法華經》注釋書文獻概介〉《佛教圖書館管訊 第39期》，2004年9月，頁38：「《法華經》之所以上述譯本品卷的差別，主要是各自依據的底本不同。《正法華經》是根據梵文貝葉經翻譯的，而《妙法蓮華經》則是根據西域的龜茲文本翻譯的。闍那崛、達摩笈多二人根據從印度傳

之《妙法蓮華經》為研究對比之文本，以《佛光大辭典》、《漢典》為參照系(frame of reference)，針對其中〈安行品〉(即羅什本之〈安樂行品〉)之譯詞為主要研究對象，進行語詞構詞(詞彙與語法的交集)、語言現象之歸納分析，藉此了解重譯問題中兩位譯師之用詞變化、語言風格、不同時期語詞演變的概況。

## 壹、前言：

佛經保留了數量龐大的語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且為真實的語言記錄，其口語性<sup>6</sup>高。天台宗又稱法華宗<sup>7</sup>，以《法華經》教旨為基礎，強調成佛的法華、教觀雙運<sup>8</sup>的修持方法，有別於其它宗派。遂本文以天台教理《法華經》為語言研究對象，此為本研究之動機。而佛經之重要的語言價值在其雙音節的演化，欲深入漢譯佛經之理解則須由認識漢語語言入手；包含了詞彙學、文字學、聲韻學、語法學等。本文藉跨越語言障礙，透過不同譯師之譯經語詞比較，權以在「字斟句酌」且具「以經證經」<sup>9</sup>科學系統整理與爬梳中，發現漢譯佛典在語詞上之歷時(不同時代所使用的語詞改變、從單音節到多音節、過渡期三部曲的發展等)演變、譯師之語言用詞風格、以及反應時代背景之探究目的。竺家寧教授表示；研究漢文佛典，可以從五個方向進行研究<sup>10</sup>；本文所採之研究法，在(一)材料的幅度選用上，以人物搭配經典之重譯問題為核心，探討不同時期不同譯師之風格。(二)在語言現象<sup>11</sup>的選擇上，以詞彙學之構詞<sup>12</sup>為經緯，輔之以詞義、詞形之(詞彙學兩根支柱)對

---

來的貝葉經，對羅什所譯的《妙法蓮華經》重新作了校訂，即是後來的《添品妙法蓮華經》。」  
<sup>6</sup>竺家寧著〈佛教思想的當代詮釋—早期佛經中派生詞研究〉《佛學研究論文集四》，1996年，頁387-432：「佛經是漢語言巨大的語料庫，梁啟超指出現存佛經多達五千卷，它記錄了當時的實際語言。由於傳教的需要，佛經不能脫離社會，必需運用通俗的詞彙表達。」

<sup>7</sup>按佛光大辭典的說法：「(一)即天台宗。此宗以法華經為宗，故又稱法華宗。以天台大師智顛為開祖，以法華經教旨為基礎，判立五時八教之教相，提倡三諦圓融之理，主張依觀心之法，以期「速疾頓成」。(參閱「天台宗」1342) (二)指日本之日蓮宗。此宗奉法華經為主要經典，故有此稱。本宗以日蓮為宗祖，依法華經弘宣三大祕法之宗旨，期妙悟「即身成佛」。(參閱「日蓮宗」1457) p3403」

<sup>8</sup>釋永本著〈《法華經》注釋書文獻概介〉《佛教圖書館管訊 第39期》，2004年9月，頁35：「《法華經》是大乘佛教最受廣汎信奉的經典，在中國佛教思想中，可以從《高僧傳，義解篇》中，看出對其研究頗多。尤其天台宗以《法華經》作為該宗的根本經典，而有「純圓獨妙」、「教觀雙美」的特色。」

<sup>9</sup>竺家寧著〈佛經語言研究綜述—詞彙篇〉《佛教圖書館館刊第四十四期 2006年12月》頁2：「...我們研究佛經語言，傳統的訓詁資料、傳統的工具書、訓詁成果給我們的幫助比較有限。我們必須採用「以經證經」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說，利用佛經來研究佛經。用佛經的語境、上下文來探索某個詞語的意義、語法等各種問題。」

<sup>10</sup>竺家寧著〈佛經語言研究綜述—詞彙篇〉《佛教圖書館館刊第四十四期》，2006年12月，頁2。

<sup>11</sup>竺家寧著〈佛經語言研究綜述—詞義的研究〉《佛教圖書館館刊第四十五期》，2007年6月：「語言結構的各個層面：語音、詞彙、語法，當中最容易產生變化的，就是詞彙了。尤其是詞彙的意義，更是隨著時代、社會的變遷而不斷更替轉化。」

<sup>12</sup>歐秀慧著〈醉看東坡—蘇軾「醉」字研究〉《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 第四卷 第一期》，2008年，頁15-24，註一：「關於構詞法的分類，一般分為並列、主從、動賓、動補、主謂五類...。」

照，如動詞虛化減弱後的「動補結構」<sup>13</sup>「同素異序」<sup>14</sup>、「並列結構」<sup>15</sup>與其它，如音譯詞<sup>16</sup>對照等，語言現象之擴散與消亡探討。

## 貳、兩位譯師之語言現象

從構詞<sup>17</sup>上來分析對照法護與羅什之語詞現象差異，本文以(一)動補結構(二)並列結構(三)同素異序結構三面向及其它分析對照如下：

### 一、〈安樂行品〉之動補結構

竺家寧教授提到：「這類複詞的兩個詞素是由動詞和其補語組成的。...有些動補結構和動詞的並列結構看起來容易混淆，我們認為前者是 VC，由動詞和補語組成，補語往往帶形容與修飾的性質，可以由「說之使明」、「勸之使化」的格式做測試鑑定...。」<sup>18</sup>以下為本品兩位譯師所用之動補式詞彙統計(如表一)：

表一：〈安行品〉與〈安樂行品〉動補結構詞與頻率

	動補詞彙
竺法護〈安行品〉	勸悅、自立、交啟、賊害、親近、如來、滅盡、滅度、勸行、棄除、危害、發遣、專一、誦持、順化、建立

<sup>13</sup>竺家寧著〈早期佛經語言之動補結構研究〉第六屆漢語語言學國際會議，1997年6月：「...漢語的構詞類型中，動補式是一種比較後起的方式，像現代漢語裡的「說明、提高」這樣的類型，先秦典籍中極為少見，然而在早期佛經語言中已普遍出現。」

<sup>14</sup>竺家寧著〈佛經語言研究綜述一詞彙篇〉《佛教圖書館館刊第四十四期》，2006年12月，頁1：「在佛經裡面，早期的構詞狀況，我們也會發現，有一種很特殊的現象。就是一個詞可以逆序，把次序倒過來。AB會變成BA，非常地普遍。那也映了雙音化的一個早期現象。」又竺家寧〈佛經詞彙中的同素異序現象〉，1999年6月，Harvard University USA：「...兩個詞素的前後次序互換，有幾種狀況存在，第一種是失去意義，例如學生/生學，數目/目數。第二種是基本意義完全改變，例如中心/心中，帶領/領帶。第三種是基本意義近似，但詞義不相等，例如生產/產生，和平/平和。第四種是互換後意義沒有改變，例如擔負/負擔，互相/相互。」

<sup>15</sup>竺家寧著〈西晉佛經詞彙之並列結構〉《中正中文學術年刊 第二期》，1998年3月，頁87-114：「...“並列結構”一語的函蓋面較廣，它包括了詞與詞組。並列式的研究可以放在幾個項目上：1 構成詞素的前後次序問題...2 今天哪些詞是佛經沿用下來的？...3 詞素組合成詞、兩詞素間的意義關係，是同義、反義、類義？詞性和詞義在結合為複詞前後是否相同？4 這些並列結構的語法功能為何？...5 並列結構佔的比率有多高？...」

<sup>16</sup>梁曉虹著《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北京語言學院1994年)：「音譯詞也稱“借詞”，即把外族語言裡的詞連音帶義都接受過來，這是純粹的外來詞。在漢語音譯詞中，漢字是記音的符號。...今人劉正琰、高名凱的《漢語外來詞詞典》，共收錄古今漢語外來詞萬餘條，其中源自梵語系統的佛教音譯詞語竟有1050條左右約占全書的十分之一...。」

<sup>17</sup>竺家寧著《佛經語言初探》(台北：橡樹林文化出版2005年9月)，頁13：「我們要真正瞭解語言，應該由四方面著手：語音、構詞、詞義與句法，這是語言組成的四個主要領域。因此，佛經語言學的研究可以劃分為這四個部分。」

<sup>18</sup>竺家寧著《漢語詞彙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1999年10月)，頁140-141。

	教化、解出、具足 19 詞
鳩摩羅什〈安樂行品〉	親近、道斷、滅度、殺害、開化、受持、降伏 7 詞

表一中，本文針對兩位譯師動補式展現較不同之幾例，略加以比較對照其語言風格之呈現：

1. 賊害：羅什以「惡律儀」含蓋所述之不良行為之意。

《正法華經》卷 7〈13 安行品〉：「不貪不學不與屠殺魚獵、弋射鷄鶩、羅網賊害從事，不與歌樂遊戲眾會同處，不與聲聞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從事」<sup>19</sup>

《妙法蓮華經》卷 5〈14 安樂行品〉：「又不親近旃陀羅，及畜猪羊鷄狗，畋獵漁捕諸惡律儀。如是人等，或時來者，則為說法，無所悵望。又不親近求聲聞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sup>20</sup>

2. 道斷：羅什之詞，意指離文字相、離語言相，非語言文字所能說盡的。

《正法華經》卷 7〈13 安行品〉：「逮無所有除諸言辭，不住無為無想不想，伏諸想。」<sup>21</sup>

《妙法蓮華經》卷 5〈14 安樂行品〉：「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出、不起，無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但以因緣有，從顛倒生故說。」<sup>22</sup>

3. 降伏：羅什之詞，法護以「率伏」譯之。

《正法華經》卷 7〈13 安行品〉：「譬有大力轉輪聖王，威德弘茂順化所領，諸餘敵國未率伏者，不敢闚[門俞]。」<sup>23</sup>

《妙法蓮華經》卷 5〈14 安樂行品〉：「譬如強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諸國，而諸小王不順其命，時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往討罰」<sup>24</sup>

4. 親近：羅什之詞，指菩薩摩訶薩所行、所接近之處；法護亦曾出現此辭彙。

《正法華經》卷 7〈13 安行品〉：「何謂禮節？設令菩薩不與王者太子、大臣吏

<sup>19</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7, b25-28)

<sup>20</sup> (CBETA, T09, no. 262, p. 37, a25-29)

<sup>21</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7, c15-16)

<sup>22</sup> (CBETA, T09, no. 262, p. 37, b13-16)

<sup>23</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9, b25-27)

<sup>24</sup> (CBETA, T09, no. 262, p. 38, c22-24)

民從事，不與外道異學交啟」<sup>25</sup>

《正法華經》卷7〈13 安行品〉：「亦不親近行禮問訊，不共止頓」<sup>26</sup>

此處「親近」在詞性與詞義上與底下羅什之例句皆不同；此處乃副詞作狀語修飾後頭行禮問訊，指「靠近或接觸」義等。

《妙法蓮華經》卷5〈14 安樂行品〉：「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親近處？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官長，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尼捷子等」<sup>27</sup>

5.擯出：羅什之詞；按漢語詞典的解釋為「排斥棄絕」。

《正法華經》卷7〈13 安行品〉：「佛滅度後，若有比丘，宣揚經法，無所悵望，無所妨廢，不遭苦患，常察精進，離於疾病。無能為彼，造恐怖事，不被杖痛，無誹謗想，身無疲厭，不有所患，其人住忍，得力如是。」<sup>28</sup>

《妙法蓮華經》卷5〈14 安樂行品〉：「我滅度後，若有比丘，能演說斯，妙法華經。心無嫉恚，諸惱障礙，亦無憂愁，及罵詈者，又無怖畏，加刀杖等，亦無擯出，安住忍故，如我上說。」<sup>29</sup>

6.滅盡：此為「V+盡」動補結構。

《正法華經》卷7〈13 安行品〉：「所立正諦常住如法，專秉身心不動不搖，不退不轉蠲捨滅盡，不生不有無有自然，無為無數無所可有，逮無所有除諸言辭，不住無為無想不想，得伏諸想。」<sup>30</sup>

《妙法蓮華經》卷5〈14 安樂行品〉：「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不顛倒、不動、不退、不轉，如虛空，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出、不起，無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但以因緣有，從顛倒生故說。」<sup>31</sup>

7.順化：羅什譯為「不順其命」。

《正法華經》卷7〈13 安行品〉：「譬有大力轉輪聖王，威德弘茂順化所領，諸

<sup>25</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7, b23-25)

<sup>26</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7, b28-29)

<sup>27</sup> (CBETA, T09, no. 262, p. 37, a20-23)

<sup>28</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8, c24-p. 109, a1)

<sup>29</sup> (CBETA, T09, no. 262, p. 38, a24-28)

<sup>30</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7, c12-16)

<sup>31</sup> (CBETA, T09, no. 262, p. 37, b12-16)

餘敵國未率伏者，不敢闕[門@俞]。」<sup>32</sup>

《妙法蓮華經》卷5〈14 安樂行品〉：「譬如強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諸國，而諸小王不順其命，時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往討罰。」<sup>33</sup>

8.滅度：此處羅什疑以「當入涅槃」譯之；羅什亦使用斯語，指「解脫」之義。  
《正法華經》卷7〈13 安行品〉：「分別講說，無漏之法，教化無數，億姪眾生。夢中所見，如斯色像，滅度因緣，悉無生死。」<sup>34</sup>

《妙法蓮華經》卷5〈14 安樂行品〉：「說無漏妙法，度無量眾生。後當入涅槃，如烟盡燈滅。」<sup>35</sup>

《妙法蓮華經》卷5〈14 安樂行品〉：「好戲笑者，深著五欲，求現滅度，諸優婆夷，皆勿親近。」<sup>36</sup>求現滅度 Ya nirvṛtiṃ gaveṣanti dr̥ṣṭe dharme. °

在〈安行品〉與〈安樂行品〉中動補結構詞語(不包含詞組)中發現，上述所舉舉8詞；其中竺法護所使用者有「賊害、滅盡、順化、滅度」4個詞語；對照之下，羅什在本品中出現了「親近、降伏、道斷、擯出」4個。而根據表一統計，兩位譯師皆使用「親近、滅度」兩詞，而「親近、專一、教化」(紅字部分)亦曾出現在並列詞中<sup>37</sup>。羅什譯經時更善於運用多音節(三、四字音)之組合(不順其命)來解釋法護之雙音(順化)詞彙。羅什譯經用字遣詞之風格，簡潔文雅，此其動補式語詞之展現，以當代通用口語直通經文之意，然猶有現今文言書面之態。

## 二、〈安樂行品〉之並列結構

並列式是漢語最古老、最普遍的構詞模式<sup>38</sup>。竺家寧教授認為，並列式的兩條規律：第一，可以詞素換位。第二，兩個詞素意義相等。<sup>39</sup>僅就詞義並列詞(同義反義與類義)以對照表(二)說明，表(二)未將詞性加以細分<sup>40</sup>，欲分述表後：

<sup>32</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9, b25-27)

<sup>33</sup> (CBETA, T09, no. 262, p. 38, c22-24)

<sup>34</sup> (CBETA, T09, no. 263, p. 110, b9-12)

<sup>35</sup> (CBETA, T09, no. 262, p. 39, c14-16)

<sup>36</sup> (CBETA, T09, no. 262, p. 37, b25-27)

<sup>37</sup> 竺家寧教授編製〈東漢、三國、西晉漢譯佛典詞條類別資料表〉

<http://140.112.26.229/cbetalexicon/termclass.py?dyn=b&cls=5#pin>

<sup>38</sup> 竺家寧著《佛經語言初探》(台北：橡樹林文化出版 2005年9月)，頁149。

<sup>39</sup> 同註33。

<sup>40</sup> 竺家寧著〈西晉佛經詞彙之並列結構〉《中正中文學術年刊 第二期》，1998年3月，頁87-114；文中竺教授將並列結構分為名詞加名詞、形容詞加形容詞、動詞加動詞，三種詞性又細分同義反義與類義。

表二：〈安行品〉與〈安樂行品〉並列結構詞與頻率

	同義並列	反義並列	類義並列
竺法護〈安行品〉	56 個	4 個	5 個
	屠殺、弋射、羅網、止頓 往至、住立、群從、綢繆 空無、蠲捨、清白、抑制 往返、捨離、棄捐、堅固 顛倒、虛空、虛無、諛諂 柔軟、淨潔、視瞻、剖判 追逐、棄除、勞廢、僥冀 疾病、虛妄、塵穢、吾我 值遇、蹉跎、貢高、積累 誹謗、安穩、勇猛、販賣 聽聞、色像、班宣、消除 哀護、慈愍、疵瑕、弘摸 修行、嫉妒、合集、燒害 篋藏、覺了、正真、正覺	虛實、生死 古今、因緣	動搖、眩惑 恐怖、幽微 怯軟
鳩摩羅什〈安樂行品〉	58 個	6 個	3 個
	安樂、安住、讚詠、畋獵 住止、親厚、街賣、顛倒 過惡、讚歎、怨嫌、清淨 澡浴、塵穢、憂惱、憂愁 罵詈、怖畏、賞賜、勇健 城邑、顏色、卑賤、醜陋 賢聖、閉塞、驕慢、刀杖 方便、歡喜、貧窮、衣服 醫藥、功德、智慧、解脫 虛空、病痛、悵望、悵求 嬉戲、怯弱、安穩、邪偽 輕蔑、慈悲、懈怠、守護 演說、讀誦、嫉妒、諂誑 恭敬、經卷、車乘、供養 正覺、奴婢	因緣、有無 好惡、長短 內外、晝夜	演暢、質直 敷演

語料來源：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April 2011

關於本品並列詞，法護有 65 個，羅什其中 67 個；從兩位譯師同義並列可分：

a.名詞與名詞並列者：有「群從、疾病、吾我、塵穢、色像、城邑、顏色、賢聖、刀杖、衣服、醫藥、功德、智慧、病痛、經卷、車乘、奴婢」等 17 個。

b.形容詞與形容詞者：有「綢繆、空無、清白、堅固、安穩、顛倒、虛空、虛無、勇猛、諛諂、柔軟、淨潔、虛妄、親厚、過惡、清淨、憂惱、憂愁、怖畏、勇健、卑賤、醜陋、蹉跎、貢高、驕慢、方便、歡喜、貧窮、哀護、慈愍、疵瑕、安樂、弘摸、嫉妒、安住、怯弱、邪偽、輕蔑、慈悲、懈怠、諂誑、恭敬、正真」等 43 個，其中「顛倒」一詞兩位譯師皆使用。而法護喜用「虛---」以構詞(虛空、虛無、虛妄)，羅什善用「無、有、不、非」等否定式詞彙組合並列，如「不生不出、無量無邊、是實非實」；且羅什用「憂---」並列(憂惱、憂愁)重複使用，在法護的本品譯文中僅見「憂惱」一詞。

c.動詞與動詞者：有「屠殺、弋射、羅網、止頓、往至、住立、蠲捨、販賣、積累、抑制、誹謗、往返、捨離、棄捐、視瞻、剖判、追逐、聽聞、棄除、勞廢、僥冀、值遇、讚詠、畋獵、住止、街賣、讚歎、怨嫌、罵詈、賞賜、閉塞、解脫、班宣、消除、修行、合集稀望、稀求、嬉戲、燒害、篋藏、覺了、守護、演說、讀誦、供養、正覺」等 48 個，法護譯經中，較多的「蠲、捨、棄、離、除」等詞的並列，羅什此譯品僅見「捨、離」二字出現。

以下就同義名詞與名詞、形容詞與形容詞、動詞與動詞並列，舉一二例說明：

1、吾我：羅什略此；法護之「吾我」從上下文判斷，其義應泛指「我」。

《正法華經》卷 7〈13 安行品〉：「設有求道，無有情欲，棄捐**吾我**，自大之想。假使聽省，如是像法，其明士等，當自慎護。所行安隱，常得調定，將御佛道，救億眾生。」<sup>41</sup>

《妙法蓮華經》卷 5〈14 安樂行品〉：「十方大菩薩，愍眾故行道，應生恭敬心，是則我大師。於諸佛世尊，生無上父想，**破於憍慢心，說法無障礙**。第三法如是，智者應守護，一心安樂行，無量眾所敬。」<sup>42</sup>

佛經裡，從單音節「吾—我」過渡<sup>43</sup>至此，有其三個階段(三部曲)；「吾—吾我—我」。另外竺家寧教授曾提到：「『吾我』在佛經中還有一個很特殊的用法，就是做「動於賓」結構的賓語。」<sup>44</sup>法護此處「吾我」究竟為「我」抑是「吾等我輩」？

<sup>41</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9, b5-8)

<sup>42</sup> (CBETA, T09, no. 262, p. 38, b27-c3)

<sup>43</sup> 竺家寧著〈從佛經看漢語雙音化的過渡現象〉《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11 年 6 月，頁 027—52：「...從現存的佛經資料當中，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漢語從單音節走向複音節(bisyllabification)的脈絡痕跡。音節複合的過渡階段，人們會做多種的嘗試，然後經歷了選擇淘汰、約定俗成，逐漸的選擇了雙音節詞成為漢語構成的主流。」

<sup>44</sup> 《光讚經》卷 1〈3 行空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不起人想，不起我想，不起壽想，



此單音節與雙音節對比(吾--吾我—我、稍—稍漸—漸)或三音節轉化成雙音節(無央數—無量)語言變化的過程中，何者元素淡出何者勝出？有助於瞭解時代變遷對於漢語變化之影響。故略舉早期佛經為例，稍窺一二：

《長阿含經》卷6：「今我無上正真道中不須種姓，不恃吾我憍慢之心，俗法須此，我法不爾。」<sup>45</sup>

《增壹阿含經》卷7〈16 火滅品〉：「汝今，梵志！當持禁戒，無失毫釐，亦當除去憍慢之結，莫計吾我染著之想。」<sup>46</sup>

《大乘悲分陀利經》卷3〈8 四王子授記品〉：「於中眾生有見我者，令彼眾生滅除貪欲、瞋恚、愚癡、慳嫉、吾我、嫌恨、結使，悉皆令滅，發菩提心隨其所欲，三昧陀羅尼忍辱以見我故悉皆令得。」<sup>47</sup>

《法句譬喻經》卷1〈1 無常品〉：「佛語阿難：「何但此牛？世人亦爾。計於吾我不知非常，饕餮五欲養育其身，快心極意更相殘賊，無常宿對卒至無期，矇矓不覺，何異於此也？」」<sup>48</sup>

若僅從上述幾例來看，竺法護之「吾我」與早期佛經中之「吾我」之義，有趨向於「我」義。

2、虛空：梵語 akāśa。音譯阿迦舍。按《佛光大辭典》的解釋有五義：「橫遍、恆常、無礙、無分別、容受」等。另說「空界之別稱。六界之一。指一切諸法存在之場所、空間。」

《正法華經》卷7〈13 安行品〉：「為諸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所見奉敬，帝王太子、大臣群寮、郡國人民所見供養，長者梵志皆共承順，虛空神明無數天子聽所說經，天龍鬼神侍衛其後皆營護之；是為四。」<sup>49</sup>

《妙法蓮華經》卷5〈14 安樂行品〉：「！是菩薩摩訶薩，於如來滅後、有成就此第四法者，說是法時，無有過失，常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王子、大臣、人民、婆羅門、居士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虛空諸天，為聽法故亦常隨侍。」<sup>50</sup>

---

不起命想，不起眾諸想，不起見知想。所以者何？計於吾我眾生不起不滅，又計人本不起不滅。」(CBETA, T08, no. 222, p. 155, c15-19)

<sup>45</sup> (CBETA, T01, no. 1, p. 36, c24-26)

<sup>46</sup> (CBETA, T02, no. 125, p. 581, a19-21)

<sup>47</sup> (CBETA, T03, no. 158, p. 255, a17-20)

<sup>48</sup> (CBETA, T04, no. 211, p. 576, a15-18)

<sup>49</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9, b16-20)

<sup>50</sup> (CBETA, T09, no. 262, p. 38, c11-16)

兩位譯師皆使用「虛空」一詞，指一切諸法存在之場所百姓神明皆恭敬讚歎佛所說是經；詞義無異，比較特殊的是此句型之大不同，羅什之句式主語成份已從法護之句前(…是為四)往右移至句尾(此第四法者…)。此涉及語法學探討，可看出兩位譯師於翻譯佛經時所展現的語言風格與時代之語言樣貌。

3、讚歎：依《佛光大辭典》的解釋：「梵語 varna。讚揚歌歎之意。又作讚、歎。即以偈頌等讚揚歌歎佛菩薩之威德神力。」

《正法華經》卷7〈13 安行品〉：「如來滅度之後欲說此經，住于安隱已立安隱，不懷諛諂無眩惑心，乃說經法藏厭身懷，或載竹帛為他人說，亦不多辭亦無所生，亦不輕慢諸餘比丘，為法師者亦不歌歎亦不毀訾。」<sup>51</sup>

《妙法蓮華經》卷5〈14 安樂行品〉：「若口宣說、若讀經時，不樂說人及經典過。亦不輕慢諸餘法師，不說他人好惡、長短。於聲聞人，亦不稱名說其過惡，亦不稱名讚歎其美，又亦不生怨嫌之心。」<sup>52</sup>

依據《漢典》解釋：「《釋名》稱人之美曰讚。」「《註》歎，美也。又讚和曰歎。」羅什在譯經中使用較多的「供養恭敬、尊重讚歎」雙音並列詞；相較於法護的「晝夜歌誦、詠尊法訓」兩者詞義上並無太大差異，悉皆表達對世尊說法的難得、可貴、尊敬與讚美。但在詞語的構詞運用上，羅什的「讚歎」穩定緊密頻繁地運用在經典上，法護則以「歎、歌歎」散見於經文中。

關於並列式結構的展現，兩位譯師在本品中出現並列式詞彙；在同義部份，法護出現 56 次，羅什 57 次。以下就同義並列三詞性組合出現頻率以表示之：

表三：兩位譯師同義並列結構與頻率

	名詞與名詞	形容詞與形容詞	動詞與動詞
竺法護	5	21	30
鳩摩羅什	12	26	19

註：「顛倒」、「塵穢」、「虛空」、「正覺」等詞重複，兩位譯師皆使用之。

依本品語詞統計，羅什在反義與類義並列詞彙出現較多於法護，再從表三可見，羅什在詞彙的特色上，其使用「苦、憂、惱、愁」等字所組合詞較多。法護則以「勞廢」譯之，且動詞並列數量較多，此一語言現象因取樣不大，難以看出西晉整體社會用語之動詞並列是否多於其它，然可略知法護個人習慣用語，或可從其

<sup>51</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8, b16-20)

<sup>52</sup> (CBETA, T09, no. 262, p. 38, a1-5)

所譯之其它經文中(例如《光讚經》), 得到更多佐證資料<sup>53</sup>; 另外, 羅什的「是實非實」、「是生非生」、「一切諸法、空無所有」(法護以「用虛作實」、「無為之法」<sup>54</sup> 譯之) 展現了龍樹菩薩<sup>55</sup> 中觀般若<sup>56</sup> 的特色。經典中更指出羅什之譯經具音節旋律與文學之美且多元之嘗試<sup>57</sup>, 通俗易懂有助於譯經之讀誦理解。

### 三、〈安樂行品〉之同素異序結構

竺家寧先生表示:「一個詞裡的兩個字(詞素<sup>58</sup>, 參考附錄), 互相交換次序的現象叫作『同素異序』。…造詞法有時也利用改變詞素順序來構成新詞, 這就是變序式的構成法, 例如:『代替/替代…』以上是次序改變而意義不變的例子。也又次序變而意義不同的, 例如:『牛奶/奶牛…』」<sup>59</sup> 竺先生認為觀察此字序對換雙音詞可知不同譯者的語用習慣。<sup>60</sup>

#### 1、止頓/頓止

《正法華經》卷 7 〈13 安行品〉:「不與聲聞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從事, 亦不親近行禮問訊, 不共止頓, 不與同志經行燒香散華然燈, 除其往至講經會時, 唯與講會而共從事, 縱有所說亦無所著, 是為禮節。」<sup>61</sup>

《妙法蓮華經》卷 2 〈4 信解品〉:「其父憂念, 四方推求, 求之既疲, 頓止一城, 造立舍宅, 五欲自娛。」<sup>62</sup>

<sup>53</sup> 蕭登福著 〈受中土風習及儒家、道教強烈影響下的竺法護譯經〉《國立台中技術學院人文社會學報》, 2003 年 12 月, 頁 21-42:「竺法護所譯的經典, 種類很多, 呂澂說他所譯經除般若外, 「還有華嚴、寶積、大集、涅槃、法華等經類; 還有一般不分類的大乘經集, 以及律本生本事之類...」。

<sup>54</sup> 同上註 52, 頁 22:「竺法護譯經雖勤, 然而在他所譯佛經中, 常假藉老莊「有為」「無為」...等名相的探討。」

<sup>55</sup> 《出三藏記集》卷 8:「龍樹菩薩著大智論。訓解斯經。義旨周備。此實如意之寶藏。智慧之滄海。」(CBETA, T55, no. 2145, p. 54, b9-11)

<sup>56</sup> 《中論》卷 3 〈18 觀法品〉:「一切實非實, 亦實亦非實, 非實非非實, 是名諸佛法, 」(CBETA, T30, no. 1564, p. 24, a5-7) 第八偈(四句分別偈), Sarvaṃ tathyaṃ na vā tathyaṃ tathyaṃ cā 'tat yam eva ca, Nai'vā'tathyaṃ naiva tathyaṃ etad buddhānuśāsanaṃ. (實, Tathya). 天台宗主要之經典是妙法蓮華經, 故謂「天臺本源發於法華經」。至龍樹菩薩成中論、智論一經二論啟發, 悉為姚秦鳩摩羅什所傳譯。其智論乃解釋般若經, 而般若是天台的脈絡。另外, 自後秦弘始五年(403)四月, 羅什先後譯出中論、百論、十二門論(以上合稱三論)、般若、法華、大智度論、阿彌陀經、維摩經、十誦律等經論, 有系統地介紹龍樹中觀學派之學說。

<sup>57</sup> 《高僧傳》卷 2:「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人絃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CBETA, T50, no. 2059, p. 332, b25-29)

<sup>58</sup> 竺家寧著 《佛經語言初探》(台北: 橡樹林文化出版 2005 年 9 月), 頁 309:「詞素指『構詞元素』。例如「火車」這個詞是由「火」和「車」兩個詞素組合而成。詞素是具有意義的最小語言單位。」

<sup>59</sup> 竺家寧著 《佛經語言初探》(台北: 橡樹林文化出版 2005 年 9 月), 頁 22。

<sup>60</sup> 同註 14, 頁 2。

<sup>61</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7, b27-c2)

<sup>62</sup> (CBETA, T09, no. 262, p. 17, c15-17)

羅什於〈安樂行品〉中，雖未出現「止頓/頓止」詞語，然其〈信解品〉中，出現此「頓止」一詞。按《漢典》解釋兩者詞義皆有「停留」之意。法護《正法華經》「止頓」曾出現4次，「頓止」曾出現3次。

2、便即/即便：《漢典》兩種解釋：立即、即使。此處指的是後者。法護此處「便即」等於「即便」，為同素異序同義。

《正法華經》卷7〈13 安行品〉：「又復所護，一切除棄，若使臥寤，所見如是。悉捨遠離，而行出家，皆得往至，於佛道場。便即處於，師子之座，是為求道，所獲利誼。」<sup>63</sup>

羅什〈安樂行品〉並未出現「便即」之詞：但在〈提婆達多品〉、〈如來壽量品〉中有「即便」意為「立即、馬上」，此二例與「便即」為同素異序異義。

《妙法蓮華經》卷4〈12 提婆達多品〉：「時王聞仙言，心生大喜悅，即便隨仙人，供給於所須，採薪及菓蔬，隨時恭敬與，情存妙法故，身心無懈倦。」<sup>64</sup>

《妙法蓮華經》卷5〈16 如來壽量品〉：「其諸子中不失心者，見此良藥、色香俱好，即便服之，病盡除愈。」<sup>65</sup>

### 3、積累/累積

《正法華經》卷7〈13 安行品〉：「猶如黑雲，在於虛空，合集積累，弘雅功德。」<sup>66</sup>

法護這裡的「積累」就是「累積」之義。羅什《法華經》中未見此一結構詞彙。

同素異序同義在本品中，竺法護出現了便即/即便、為諸/諸為、合集/集合、積累/累積、止頓/頓止等詞彙；羅什於〈安樂行品〉一品中並未有此結構。由此字序對換詞彙可以看出雙音節的演化，事實上到了西晉應已普現。<sup>67</sup>

## 四、其它：

### 1. 音譯詞

<sup>63</sup> (CBETA, T09, no. 263, p. 110, b2-6)

<sup>64</sup> (CBETA, T09, no. 262, p. 34, c17-21)

<sup>65</sup> (CBETA, T09, no. 262, p. 43, a18-20)

<sup>66</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8, c2-3)

<sup>67</sup> 曾昭聰著〈中古佛經中的字序對換雙音詞舉例〉《古漢語研究》，2005年第一期，頁84-87。

#### 4-1-1 「溥首→文殊師利法王子」

#### 4-1-2 「大士→菩薩摩訶薩」

《正法華經》卷 7〈13 安行品〉：「於是溥首大士白佛：「唯大聖，此諸菩薩恭敬世尊，所當勸悅難及難及。」<sup>68</sup>

《妙法蓮華經》卷 5〈14 安樂行品〉：「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甚為難有，敬順佛故，發大誓願，於後惡世，護持讀說是法華經。」<sup>69</sup>

#### 4-1-3 「清信士、清信女→優婆塞、優婆夷」

《正法華經》卷 7〈13 安行品〉：「不與聲聞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從事，亦不親近行禮問訊，不共止頓」<sup>70</sup>

《妙法蓮華經》卷 5〈14 安樂行品〉：「又不親近求聲聞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亦不問訊。」<sup>71</sup>

#### 4-1-4 「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正法華經》卷 7〈13 安行品〉：「『我當逮得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威神足力而欲得飛。』」<sup>72</sup>

《妙法蓮華經》卷 5〈14 安樂行品〉：「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隨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sup>73</sup>

#### 4-1-5 「三昧→禪定」

《正法華經》卷 7〈13 安行品〉：「心常專一，善修三昧，建立於行，若須彌頂。」<sup>74</sup>

《妙法蓮華經》卷 5〈14 安樂行品〉：「從禪定起，為諸國王、王子臣民、婆羅

<sup>68</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7, b16-17)

<sup>69</sup> (CBETA, T09, no. 262, p. 37, a10-12)

<sup>70</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7, b27-29)

<sup>71</sup> (CBETA, T09, no. 262, p. 37, a28-29)

<sup>72</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9, b14-15)

<sup>73</sup> (CBETA, T09, no. 262, p. 38, c9-11)

<sup>74</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8, b2-3)

門等，開化演暢，說斯經典，其心安隱，無有怯弱。」<sup>75</sup>

## 2. 義譯詞

「自然相→實相」：

按《佛光大辭典》的解釋：「梵語 dharmatā、bhūta-tathatā。原義為本體、實體、真相、本性等；引申指一切萬法真實不虛之體相，或真實之理法、不變之理、真如、法性等。此係佛陀覺悟之內容，意即本然之真實，舉凡一如、實性、實際、真性、涅槃、無為、無相等，皆為實相之異名。以世俗認識之一切現象均為假相，唯有擺脫世俗認識才能顯示諸法常住不變之真實相狀，故稱實相。」

《正法華經》卷7〈13 安行品〉：「觀自然相諸法本無，此諸法者眾行之式，亦無想念，是謂威儀。」<sup>76</sup>

《妙法蓮華經》卷5〈14 安樂行品〉：「而觀諸法如實相，亦不行不分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sup>77</sup>

## 參、兩位譯師之語言發展與風格

竺家寧教授曾提到所謂的「語言風格學」是指客觀的分析和歸納語言符號，從他的一言一行中，讓讀者體會「他是怎樣的一個人」。<sup>78</sup>竺法護翻譯的經典來源，據僧佑寫的傳記說是法護遊歷西域並學會三十六國語言，而後把「胡本」帶回翻譯。所以僧佑讚美他「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sup>79</sup>法護亦是第一個譯經者把《正法華經》全部譯出的人，這表示他沒有前人已翻譯好的譯本作對比。<sup>80</sup>本文發現西晉竺法護之語言風格，在構詞(此處並未涵蓋詞組)上，其動補式之使用，〈安行品〉一品中顯然是較多於鳩摩羅什<sup>81</sup>；且其使用並列複合詞的比率亦偏高，<sup>82</sup>同義並列的比率又高於反義與類義。法護所使用的同素異序構詞現象在本品為照中亦多於羅什。另文中尚未提及之「所~~」分析，如：所演、所著、所欲、所念、

<sup>75</sup> (CBETA, T09, no. 262, p. 37, c24-26)

<sup>76</sup> (CBETA, T09, no. 263, p. 107, b22-23)

<sup>77</sup> (CBETA, T09, no. 262, p. 37, a19-20)

<sup>78</sup> 竺家寧著《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2001年3月初版)，頁26-27。

<sup>79</sup> 《出三藏記集》卷13：「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有六。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古訓音義字體無不備曉。遂大齋胡本。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以晉文所獲。大小乘經。賢劫大哀法華普耀等。凡一百四十九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譯寫勞不告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CBETA, T55, no. 2145, p. 97, c26-p. 98, a4)

<sup>80</sup> 梅迺文著〈竺法護的翻譯初探〉《中華佛學學報 第九期 1996.07》(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頁49~64。

<sup>81</sup> 竺家寧著〈早期佛經語言之動補結構研究〉《第六屆漢語語言學國際會議》，1997年6月：「...先秦時代能證實的動補結構並不多，漢代的史記逐漸普遍起來，西晉的佛經更為常見。」

<sup>82</sup> 竺家寧著〈西晉佛經詞彙之並列結構〉《中正中文學術年刊 第二期》，1998年3月，頁87-114：「...可以窺知西晉時代複音節詞的數量已經相當龐大...有許多的複合詞可以推到西晉就已經存在與使用...。」

所處、所行、所住、所教化…，與「無所/有所」<sup>83</sup>之詞尾使用(有所發遣、有所念者、有所起、無所可有、無所棄捐、無所怯軟、無所生、無所倚等)，兩者於羅什的譯文中是呈現消亡的現象(僅以：無所悌冀、所親近處、實無所有、先所未說、佛所讚經等出現)。

至於，鳩摩羅什譯經，梁啟超先生曾說：「…其譯《法華》，則“曲從方言，趣不乖離”」<sup>84</sup>可見羅什譯本其主要風格仍以尊重當代(東晉)口語使用為原則，以及不離經典文本本意之用語作為其譯經主要。從本文整理分析中亦可見羅什近於口語之詞彙，比較法護之「綱領必正」<sup>85</sup>語詞，羅什所譯本現代看起來顯然更明白易懂，且不失文學之優美。<sup>86</sup>從雙音節語言擴散<sup>87</sup>的面向來看，羅什之動補詞彙並未多於法護，然從其〈安樂行品〉佔比率最多的同義並列結構詞顯示，從西晉到東晉的語言變化，羅什時代，並列式語詞應是普遍的一種自然的口語表達。

再就兩位譯公語詞之內涵呈現，從品名「安行」對照「安樂行」來看，羅什的多音節在語義上，較似口語的樣貌；雖然以較多字詞說明但無冗言贅語。羅什於本品中以「坐禪、禪定」解說行菩薩道第一要法，而法護則以「專秉身心、三昧」對應。羅什好用「不生不出、無量無邊」之「不」與「無」，法護亦以「無有、無為、無生」譯之，可以看出兩位譯師對於一切法出於因緣說，所用的否定式詞彙「不、無」是互通無疑的。羅什「憂、惱」，法護「勞、廢」，皆可顯現當代相對於「煩惱」所用的詞語概況。

#### 肆、結論

本文透過重譯之比較，針對東晉鳩摩羅什《妙法蓮華經》與西晉竺法護《正法華經》之〈安樂行品〉與〈安行品〉，以其構詞現象包括動補結構、並列結構、同詞異序和音譯詞等做統整歸納與分析，然以單一品來看兩位譯師之語言風格格，

<sup>83</sup> 竺家寧著 〈佛經中的「有所」與「無所」〉，1999年4月，許世瑛先生九十冥誕學術研討會：「…在佛經裡，「所」字常常和「有、無」兩個字連用，形成「有所、無所」的結構。以西晉竺法護譯品中的「無所」和「有所」做了窮盡式的分析，任為佛經時代「無所」和「有所」已經發展為一個結合緊密的詞。」

<sup>84</sup> 梁啟超著 《佛學研究十八篇》(大陸：上海古籍出版 2001年)，頁185。原典則出自於慧觀《法華宗要序一》《法華傳記》卷2：「什自手執胡經。口譯秦語，曲從方言，而趣不乖本。」(CBETA, T51, no. 2068, p. 53, c8-9)

<sup>85</sup> 梁啟超著 《佛學研究十八篇》(大陸：上海古籍出版 2001年)，頁181。

<sup>86</sup> 梁啟超著 《佛學研究十八篇》(大陸：上海古籍出版 2001年)，頁185--213：「…據此可見凡什公所譯，對於原本，或增或削，務在達旨…什既華梵兩曉，則游刃有餘地也。…自羅什諸經論出，然後我國之翻譯文學，完全成立；蓋有外來“語趣”輸入，則文學內容為之擴大，而其素質乃起一大變化。」

<sup>87</sup> 竺家寧教授曾提到：「一個語言現象的變化，須留意其萌芽期至主流階段，使其語言現象成為普遍存在。」(102.0508 政大講課)。另外，朱慶之先生在〈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中亦提到：「一般認為，漢語詞彙雙音化發生的內部原因是以單音詞為主的詞彙系統已經不能滿足人們思維能力與認識水平不斷提高的需要，因此必定要朝多音節方向發展以增加表義單位；而其外部原因則是社會生產力和文化的發展導致更多的概念的產生。」《法藏文庫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63》(台灣：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2002年8月一刷)，頁120。

在語料的取材上和統計的歸納方面，稍嫌不足；故本文雖以經文之語詞為對照之依據，但仍左以前人研究之相關成果<sup>88</sup>推衍兩人之不同語言風格與不同時代語言之演變。於本品中發現：

一、西晉竺法護在動補結構的詞語已有普及的現象，且其並列式的結構又更多於動補式，另外，在同詞異序的部份是羅什本品所沒有的。

二、東晉鳩摩羅什除了四字句之讚誦外，較多使用「2、2」字(語言道斷…)或「1、3」字(住忍辱地、觀一切法…)，在動補、並列與同素異序結構詞彙比率上，並列結構出現 67 次，其餘僅有 7 個動補，同詞異序於〈安樂行品〉中甚至未有出現。

三、就語義內涵來看，竺法護喜用「自然、無」，羅什則多固定用詞「實相、空」；羅什「魔」詞頭詞尾使用、「憂、悲、苦、惱」等組合悉多於法護，法護的「捨、離、滅、棄」較常出現。從詞語的發展演變上，兩個年代所用之社會自然語言及個人風格其差異可見。

本文僅以天台要經《法華經》之兩種譯本之一品〈安樂行品〉做語詞重譯比較，此兩位譯師所依之底本雖不同<sup>89</sup>，但經由兩種不同譯本對照之後發現，其相似處頗高。若按梅迺文著〈竺法護的翻譯初探〉所說法護是前無古人情況下所完成的，那麼顯見羅什根據西域的龜茲文本翻譯本經時，其中有無參照法護版本，抑龜茲文本內容與法護所依梵文貝葉經之關係有無關係，此文本本身的比對為本文研究中另一值得注意現象。

本文僅就《法華經》重譯之問題，將竺法護與鳩摩羅什譯本語詞現象，參照《佛光大辭典》與《漢典》進行分析比對，由於是單品，取例有限，以為初探之說，祈請方家不吝指教。

## 參考文獻

### 一、原典

1. 《正法華經》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大正藏》第 9 冊。
2. 《妙法蓮華經》後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大正藏》第 9 冊。
3. 《出三藏記集》釋僧祐撰 《大正藏》第 55 冊。
4. 《一切經音義》翻經沙門慧琳撰 《大正藏》第 54 冊。
5. 《開元釋教錄》庚午歲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 《大正藏》第 55 冊。
6. 《法華傳記》釋慧觀 《大正藏》第 51 冊。
7. 《高僧傳》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大正藏》第 50 冊。

### 二、專書

1. 梁啟超著 《佛學研究十八篇》，大陸：上海古籍出版 2001 年。

<sup>88</sup> 本文主要以原典與竺家寧教授相關之著作作為主要依據來源，相關資料，參閱「參考文獻」。

<sup>89</sup> 參考註 5。



2. 竺家寧著 《佛經語言初探》，台北：橡樹林文化出版 2005 年 9 月。
3. 竺家寧著 《漢語詞彙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1999 年 10 月。
4. 竺家寧著 《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2001 年 3 月初版。
5. 李維琦著 《佛經釋詞》長沙：岳麓書社，1993 年 2 月 1 版。

### 三、期刊論文

1. 釋聖嚴著〈中國佛教以《法華經》為基礎的修行方法〉《中華佛學學報第七期 1994 年 7 月》頁 2-14。
2. 梅迺文著〈竺法護的翻譯初探〉《中華佛學學報 第九期 1996.07》(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頁 49~64。
3. 釋永本著 〈《法華經》注釋書文獻概介〉《佛教圖書館管訊 第 39 期》，2004 年 9 月，頁 38。
4. 竺家寧著〈佛教思想的當代詮釋—早期佛經中派生詞研究〉《佛學研究論文集四》，1996 年，頁 387-432。
5. 竺家寧著〈佛經語言研究綜述—詞彙篇〉《佛教圖書館館刊第四十四期 2006 年 12 月》頁 2。
6. 竺家寧著〈西晉佛經詞彙之並列結構〉《中正中文學術年刊 第二期》，1998 年 3 月，頁 87-114。
7. 竺家寧著〈佛經語言研究綜述—詞義的研究〉《佛教圖書館館刊第四十五期》，2007 年 6 月。
8. 竺家寧著〈早期佛經語言之動補結構研究〉《第六屆漢語語言學國際會議》，1997 年 6 月。
9. 歐秀慧著〈醉看東坡—蘇軾「醉」字研究〉《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 第四卷 第一期》，2008 年，頁 15-24。
10. 梁曉虹著 《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北京語言學院 1994 年。
11. 竺家寧著〈從佛經看漢語雙音化的過渡現象〉《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11 年 6 月，頁 027—52。
12. 蕭登福著〈受中土風習及儒家、道教強烈影響下的竺法護譯經〉《國立台中技術學院人文社會學報》，2003 年 12 月，頁 21-42。
13. 曾昭聰著〈中古佛經中的字序對換雙音詞舉例〉《古漢語研究》，2005 年第一期，頁 84-87。
14. 竺家寧著〈佛經中的「有所」與「無所」〉，1999 年 4 月，許世瑛先生九十冥誕學術研討會。
15. 朱慶之著〈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法藏文庫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63》(台灣：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2002 年 8 月一刷)。

### 四、工具書

1. 竺家寧教授編製 〈東漢、三國、西晉漢譯佛典詞條類別資料表〉

2.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April 2011

3.佛光大辭典

4.漢典